

序

胡 裕 树

《汉语句群》是田小琳和吴为章两位同志合写的专著。1984年，我曾看到过她俩第一次合著的《句群》（上海教育出版社），那么，现在摆在我面前的这部即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书稿，该是她们合作的第二个成果了。两位作者在将近二十年间，由于学术的机缘走到了一起，并且真诚合作、锲而不舍地对一个新课题进行探讨，这种情况并不多见。因此，对于写序的嘱托，也就欣然接受了，尽管年岁已经不饶人。

—

《汉语句群》除前言、后记外正文共六章。与《句群》一书对照先就目录看第一章“句群是什么”的第三节“修辞的起码语境”和第四节“话语的重要单位”第二章“句群的分类”的第二节“句群的功能分类”第三章“句群的组合和切分”的第一节“句群的组合”第四章“句群和教学”的第三节“句群和逻辑教学”第五章“句群和语言研究”第六章“句群研究的现状”这些章节都是《句群》所没有的。再就内容看，《汉语句群》不仅讨论句群本体时，在理论的准确概括、知识的系统周密、用例的鲜活典型和分析的深入细致方面较之《句群》有了很大的发展而且对《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正式公

布近十五年来，句群在教学与研究方面的新近情况、丰硕成果，句群和语言教学与研究的相辅相成、密切关系，句群和其他相关学科的相互借鉴、相互促进等等方面，也都作了较为全面、客观的介绍。

《汉语句群》集中体现了两位作者近些年来在句群研究方面的努力和进展。仅从新增的章节看，在篇幅上就占了全书的一半多，在内容上则涉及了语言教学与研究方方面面的新情况。比如，早些年，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在加快培养书面的读写能力方面 因此《句群》只强调了“语法的最大单位”、“段落的组成材料”。8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人们强化口头听说能力愿望的日益迫切，《汉语句群》又从实际出发加以补充 提出了句群是“修辞的起码语境”、“话语的重要单位”从而丰富和完善了对句群认识。这样一来，句群这一级语言单位不仅在语法学、修辞学、文章学 而且在语义学、语用学、语境理论研究、话语分析研究等等语言学的分支学科或重要课题中就有了自己应有的位置和价值。句群的这种语言学定位，是两位作者顺应当代语言学发展的趋势（重视口头表达、重视整体构架、重视语用条件、重视动态分析、重视和相关学科的联系）研究句群的必然结果。这对句群研究的全面展开，无疑有着不可低估的促进作用。

《汉语句群》在继续深入观察书面句群时，也十分重视收集口语句群的用例；在分析句群实际用例、构建句群理论体系时，既有细致的分类描写，也有贴切的功能解释。比如，第二章第一节句群的十二种结构关系类型描写过后，第二节又从表达功能的角度对句群进行了细致的分类描写，先区分为三

类主体句群、过渡句群和插入句群。其中，主体句群又细分为六小类：记叙句群、描写句群、说明句群、议论句群、抒情句群和对话句群。在第三章第一节收集和探讨句群的组合方式时，观察的目光遍及语言内外，从中概括出六大类内部接应手段：词语接应、句式接应、辞格接应、音气接应、语意接应和伴随语言接应；每大类又分为三至八不等的小类，应当说是相当详尽的。其中，音气接应提到的六小类是：运用调配音节接应、运用声韵和谐接应、运用平仄相从接应、运用语用停顿接应、运用语调造型接应和运用语速变化接应；伴随语言接应提到的三小类是：运用指点的体态语接应、运用表情的体态语接应和运用非语义声音接应；这些都是从口语交际的角度，并参考一定的非语言表达手段来观察描写和揭示功能的。在第四章第二节讨论句群和语文教学的关系时，也侧重于介绍口语交际中的听说方面，特别是在提高外族人汉语水平、方言地区群众普通话水平方面的情况。

二

田小琳和吴为章都是较早从事句群研究的学者，她俩在 80 年代初就分别发表过有影响的论文，1984 年又合作出版了专著。可喜的是，她们不是浅尝辄止，而是不断探索。在后来十多年里，除了各自陆续发表论文和在所出版的语法教材中列有专章介绍句群知识之外，田小琳曾花费不少时间，从 80 年代初句群问题讨论时学者们发表的论文中，挑选了 50 余篇有参考价值的编成《句群和句群教学论文集》(1986) 出版并在书前发表了《近年来句群研究述评》加以评介，为促进句群

研究作出了贡献 吴为章著有《句群与表达》(1988) 开始从书面到口语的全面研究。现在, 反映她们这些年工作进展情况的《汉语句群》, 又即将和大家见面了。从她们长期跟踪句群运用现状、研究内容步步深入和研究范围日益拓宽上, 可以看到一种执著投入、穷追不舍的精神。这种精神是每一个想获得成功的科学工作者必须具备的素质, 它是一把金钥匙, 特别是当你面对一个新课题的时候。

人们也许会注意到, 80 年代初兴起于语法学、章法学和语文教学界的“句群热”到了 90 年代初已经有了定局: 句群教学在提高各种层次、各种类型的语文教学、语言教学质量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取得共识, 许多新出版的语法教材几乎都列有专章专节。这真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不过, 尘埃落定之后, 由于相当一部分人转向专注于把理论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去, 一时间难以有更多的新成果诞生, 于是, 和 80 年代相比, “句群热”明显降温了, 讨论句群的专著专论少了, 仿佛可以给句群的研究划一个句号了。但是, 只要把视野扩大一些, 我们也不难看到, 除了修辞学界对句群发生兴趣的人有增无减之外, 语义学、语用学、话语语言学、计算语言学等等学界的学者, 也有不少人开始关注句群研究领域, 并且有个别学者已着手把句群研究成果应用到解决本学科的一些难题上。这一切说明, 句群是多学科共同感兴趣的语言单位, 它需要有多学科的合作研究; 句群研究可以依据不同目的从不同角度切入, 句群的研究和应用还有许多工作可做, 目前的研究和应用只是刚刚开始。令人高兴的是, 《汉语句群》第五章“句群和语言研究”所涉及的范围已经不限于语法学、文章学和语文教学界,

它摆出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动向；第六章“句群研究的现状”除总结当前研究的情况外，也初步预测了未来。

在“句群迷们”经历了一段时间的认真实践、深入思考、拓宽视野、丰富积累之后，《汉语句群》的问世，一定会成为使“句群热”再度升温的一支火把，我们期盼着。

1998年10月

前 言

人类表达思想、感情的手段有多种，其中最常用、最重要的一种就是语言。通常认为，语言中能够表达一个相对完整意思的单位是句子，句子是语言表达的基本形式。这固然不错，但是，人们运用语言的目的是为了交际——交流思想、传递感情，达到相互了解，直至采取相应的行动。因此，在更多的情况下，要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只用一个句子是不够的。相反地，在语言运用中，无论是叙述事实、刻画人物、描写景物，还是说明道理、发表议论、抒发感情，人们并不总是把一个意思限定在一个句子之内，而是经常运用由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句子组成的语言片段。这就是说，在人们的语言交际过程中，承担交际职能的语言单位，不仅有句子，还有“大于句子的语言片段”，这是客观存在的语言事实。于是，从本世纪初开始，人们就陆陆续续对“大于句子的语言片段”进行了观察研究。到了 80 年代，就我国的情况看，对这样一个语言单位的研究，已经拥有众多的研究者，并且有一批论著相继问世。迄今，对这一课题感兴趣的，已不限于语法学家和语言教学工作者，而且，这一语言单位的重要作用也越来越多地为各方面的学者所认识和肯定，一个多学科共同关注这一语言单位的局面正在形成。

一 当今的热门话题之一

在我国“大于句子的语言片段”——句群的研究不仅与语法学、文章学的发展有关而且同修辞学、逻辑学的发展、语境理论、话语分析、人机对话的研究，语文教学和第二语言教学等等方面都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这样说，80年代以来，句群研究成了众多学科的热门话题。

首先是语法工作者，他们逐渐认识到，在一个句子内判断正误或者理解意义，往往把握不准。有时还会碰到这样的情况：把一个句子孤立起来看，语法上有毛病，不能这么说，但是，把它放到一个大一点儿的语言片段中去，有了上下文的配合，就无可挑剔了，甚至还有可能是恰到好处的表达。与此相反的是，一个个的句子单独分开来看都合乎语法也都表义清晰，但是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时却觉得不那么顺当了，甚至于还可能产生歧义，影响意思的准确表达。这些现象使人们感到，看来语法把自己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句子以下单位的作法是值得商榷的了。于是，从个别学者、个别专著的零星探讨到终于冲破了传统的束缚，把句群列入了教学语法的系统，作为最大的一级语言运用单位来看待。1979年，吕叔湘指出：“一般讲语法到句子为止，句子是最大的语法单位，因此句子只有结构分类，没有功能分类。其实这也是一种老框框。”^①这可以说是语法研究冲破传统束缚的理论先声。1980年，《中学语文教学》杂志组织了有关句群问题的讨论，不少语文

^① 吕叔湘《汉语语法分析问题》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53页。

杂志也纷纷响应，这则是进一步的理论准备。1981年7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语法和语法教学讨论会”，其功绩在于使句群这个重要的语言表达单位登堂入室，进入了教学语法体系。接踵而来的，则是一个句群及其相关课题研究的高潮。

再说文章学，历来它的研究对象总是始于自然段、终于完整的篇章；和语法学一样，它也置句群于不顾。许多学者认为，齐梁时代问世的刘勰的《文心雕龙》是我国第一部文章学专著。这部著作在《章句·第三十四》中把语言单位分为字、句、章、篇，并且写道：“夫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这里所说的“章”相当于现在所说的“段落”或称“自然段”，于是，“积句成章”的“章”——段落是由句子组成的观念，就成了长期以来阻碍文章学家关注句群的一个误区。从60年代开始，张志公等大力倡导辞章学的结果，文章学有了较大的发展，语文教学中开始重视探讨“句子与句子之间的关系”，接纳了句群这个由语法学家提出的概念，“积句成章”的传统观念打破了，对段落的研究更为深入和合乎写作实际了。段落的组成成分可以是句子，也可以是句群这一看法的普及，在语法学和文章学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使句群的研究更富有实用价值了。

80年代开始，我国的修辞学界对修辞学的对象、范围、方法作了认真的探讨。在修辞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有的主张聚合论，有的主张组合论，更多的学者则主张二者相辅相成，因为语言本身就是一个由聚合关系和组合关系构成的双重结构体系。在修辞研究方法论的讨论中，不管持什么观点，大家都认为，修辞研究应当引进语境理论。这也就是主张：判断一

个句子的修辞是否得体、一个修辞手段的运用是否好，必须把它们放到一个比它们稍大一些的上下文中去衡量。而这个稍大一些的上下文，在语言中通常就体现为一个句群。从强调“修辞要适合题旨情境”到强调“语境是修辞学的基础”，修辞学家们的眼光也投向了句群，涌现出一批从修辞学角度研究句群的论著。

逻辑学家们对于句群的关注开始得也不晚。就我国的情况来说，1961年，周礼全在《形式逻辑应尝试研究自然语言的具体意义》一文中就说过：“一个（或一组）语句常常不是孤立出现的，总是有它的上下文，我们把它叫做这个（或这组）语句的语言环境。”^① 1980年，他又在《边干边学 加强自然语言逻辑的研究》一文中指出自然语言对语境的依赖性，再次强调了“从逻辑的角度研究语词和语句同语境之间的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② 随后，逻辑学界开展了关于语境问题的热烈讨论。有人提出把语境区分为“言辞语境”和“社会语境”，又有人进一步把“言辞语境”再区分为“词组语境”、“句子语境”、“段落语境”、“篇章语境”。在解释“段落语境”时，有位学者明确表示：“我们这里的段落表现为一个句群，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句子（复句中的分句不算）构成的，在形式和内容上与上下文既互相关联而又相对独立的一个语言片断”。^③ 逻辑学家们对语境的研究和对句群的关注，又为句群理论的研究

① 《逻辑问题讨论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第693页。

② 《逻辑与语言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一集，第2页。

③ 王建平《语言交际中的艺术——语境的逻辑功能》，求实出版社，1989年，第49页。

和运用开辟了一条宽阔的通道。

从上面谈到的情况中，我们已经看到，语境理论中涉及的“言辞语境”，也称作“语流语境”或“上下文语境”、“显性语境”，它的表现形式通常是句群。所以语境理论的提出和发展是句群研究的巨大推动力。语境理论的提出者、研究者，他们的视线是始终没有离开过句群这个“上下文”的。至于语言学中从“句子的实际切分”发展起来的话语分析，它的主要分析对象诸如“话对”、“超句统一体”实际上就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句群；它在讨论篇章的局部连贯时，实际上讲的就是句子与句子之间的接应问题。由此我们说，话语语言学者的钟爱是属于“大于句子的语言片断”——句群的；正是话语语言学的兴起，推动传统语法学打破研究范围限于句子的局面，带来了句群研究的春天。

也许有人会提出，人机对话与句群研究总该没有什么关系了吧？其实不然。已经有人提出，要叫计算机理解自然语言，就必须给它足够的上下文知识，也就是一定的语流语境；只是对于计算机来说，到底哪些语境因素是必不可少的呢？这正是信息语法工作者目前急于攻克的难题之一。还有人说，第二语言学习者，在很多地方与机器人一样，在语言的生成和理解上，对于语流语境有很大的依赖性。例如“了”字的用法，教科书上规定了几条，看似容易，可是使用起来，什么情况下要用，什么情况下不用，什么情况下可用可不用，都离不开具体的上下文。因此，国内外从事第二语言教学的有识之士，无不看重句群的教学，无不把句群看作帮助学习者准确掌握目的语用法的最起码的语用环境。

综上所述，可以这么说，句群这个语言表达单位，从一问世就得到众多学科的关注，它是 80 年代以来热门的话题之一。

二 地位特殊的语言单位

人们说话，要发出一连串声音，形成一串串连贯话语；人们写作要写出一连串句子，组成一段段文辞。口头上的一串串连贯话语或书面上的一段段文辞，通常就称为语流。任何语流，无论长短，都可以被人们的听觉器官或视觉器官所感知，并且在为人们所感知的同时，为人们所理解。语流的这种可感知性和可理解性，说明语流不是混沌一片的，而是可以切分为若干大小不同的单位的。如果一个语流单位是一篇文章，那么它至少可以切分为章节、部分（“次篇章”或“片断”）、段落、自然段、句群、句子、短语、词组、词、语素、词素。过去，习惯的做法是语法学研究的语流单位，最大到句子为止，而文章学研究的语流单位，最小的到段落为止；句群长期处于被冷落的地位。如今，一反常态，句群成了宠儿，人们倍加青睐，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在语言的表达（生成）和理解（分析）中，句群具有重要的地位、特殊的地位。

我们说，在语言的表达和理解中句群具有重要的、特殊的地位，这是因为人们在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要表达稍微复杂一点的意思就用得着句群；可以说，人们只要开口说话，动笔写文章，就不能不与句群打交道。当然，如果不考虑语言单位的实际指称、具体内容，那么，一个孤立的句子，还是有意义、可理解的，也就是说，还是可以从语言学的角度进行语义分析

和句法分析的。但是，如果要想顺利地完成思想交流，达到真正的相互理解，那么，光用一个个互不相关、各自孤立的句子就不行了。比如 对于“下雨了。”“运动会举行了。”“同学们情绪很好。”“我们年级得了第一名。”这一个个各自孤立存在的句子，我们只是理解它们的抽象意义，并不知道它们的实在指称和真正含义。如果把它们组织在一起，比如说成：“虽然下雨了，但是运动会照样举行。同学们情绪很好，冒雨参加了比赛。我们年级终于得了第一名。”或者说成：“运动会正在举行，突然下起雨来了。大家依旧认真参加比赛。我们年级得了第一名 同学们情绪好极了。”那么 这一组句子想要表达的实在意思就再清楚不过了。对于篇章来说，更是离不了句群这个表达单位，因为，篇章的最小组成单位是自然段，而大多数自然段是由句群组成的。过去，遇到一个意思比较复杂、文字比较长的段落，想把它切分成若干更小的单位以利于教学或理解 这时 常常就用“层次”这个术语来说明。一个复杂的较长的段落中可以切分出若干层次，这就说明“句群”这个单位是客观存在，不是任何人想像出来的；同时也证明“集句成章”是有层次性的，必须有一个专门的术语来指称这种现象。而由于不了解或者忽略段落的构成要素既可以是句子，也可以是句群，句子和句群都是段落的构成成分，结果，在切分一个复杂的、较长的段落时，囿于段落的成分是句子，把一个段落分析得七零八碎、面目全非的情况也并不罕见。所以，为了圆满达到交际的目的，为了充分发挥语言指称客观事物和表达思想感情的功能，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句群上来，是很自然的。

从语流的构成来看，句群一头联系着句法，一头联系着章法，是从句法过渡到章法的桥梁，它的这个作用则是别的语言单位难以替代的。语法学的传统观念一方面承认句子是表达单位，另一方面也指出要表达复杂一点的意思，只能倚靠篇章；因此正确的遣词造句找语法，通顺的文章写作归章法，好比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现在就不同了，有了句群这座桥梁，语法学和文章学、语言教学和写作教学就能携手合作了；在所有大小不同的语流单位中，唯有句群是语法学和文章学共有的单位。固然，单独一个句子可以成段——独句段，但是它只能是一个过渡段落，不可能成为一个主体段落，尤其不可能单独构成篇章。句群则不同，一个句群就是一个段落，句群和段落重合是常见现象，一个句群就是一篇文章，文章和句群重合也不罕见；由此可见这个语言单位的重要和它在语言表达和理解中的特殊地位。

再从现代语言学的发展趋势来看，它强调在静态研究的基础上发展动态研究、加强动态研究；它要求扩大研究的范围，以微观研究为基础大力发展宏观研究，其中也包括把研究对象从句子扩大到大于句子的单位，等等。正是这一切，促使句群终于破土而出，并且取得了自己为众多学科普遍关注的特殊地位。因此，我们认为，句群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是现代语言学发展趋势的要求，它的未来不可限量；我们希望《汉语句群》的问世，能够对这一课题研究的系统化、科学化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一章 句群是什么

运用语言交流思想，需要的言辞多少不等。最简单的意思，用一个句子来表达就行；复杂些的意思，用一个句子就不够了，这时候，就需要用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句子。比如，描写一种景色往往需要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句子：

用例一：(1)也许由于这里的山太高 谷太深 天空太过狭小，连月亮也来得很迟很迟。(2)起初，峡里只能感觉到它朦胧的青光，和黄昏连在一起；而不知在什么时候，它忽然出现在山上。(3)就像从山上生长出来，是山的一部分；像一块巨大的，磨平、发亮的云母石。(4)这时月亮和山的阴影，对比得异常明显——山是墨一般的黑，陡立着，倾向江心，仿佛就要扑跌下来；而月亮，从山顶上，顺着深深的、直立的谷壑，把它那清冽的光辉，一直泻到江面。(5)就像一道道瀑布，凭空飞降；又像一匹匹素锦从山上挂起(方纪《三峡之秋》)

上面这段话由五个句子组成，描写长江三峡中秋时节的月色。(1)猜测三峡月亮出来得迟的原因，(2)写月亮初升时感受到的朦胧青光，(3)描写忽然出现的月亮的形状，(4)通过与山的阴影对比写月色，(5)写直泻江面的月光如万丈飞瀑、如高悬素锦；在这里，必须是五个句子合在一起，对三峡月色的

描绘才能达到酣畅淋漓的境界。

上述用例说明，语言运用中“大于句子的语言片段”——句群无处不在，因此，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给它以科学的说明是十分必要，也是完全可能的。

第一节 语法的最大单位

语法学对句群的研究开始得最早，成果也最为丰硕。多数语法学者认为，在语法学中，尤其是在教学语法体系中，语法单位有五级：语素、词、短语、句子、句群。句群是最大的一级语法单位。作为语法单位，句群和句子一样，是动态单位、表达单位；作为最大的单位，句群又有哪些特征呢？

一 句群的定义

1984年发表的《中学教学语法系统提要（试用）》给“句群”下的定义是：“句群，也叫句组，或称语段，是前后衔接连贯的一组句子。一个句群有一个明晰的中心意思。”对于这个定义，需要作些说明和补充。下面先看一个用例：

用例二：1（1）目前，最大的机器人是美国制造的。

（2）1974年曾用它来打捞一艘重4千吨的潜水艇，它的机器手可以把90米长的潜水艇从海底拦腰抱起。2（3）最小的机器人用在日本精工手表装配线上。（4）这种微型机器人，如同百货店玩具柜里最小的洋娃娃一般大。

（5）它纤细的手臂和灵巧的小手指，十分精确地把一个个机芯装在流水般送来的一只只小手表壳里。3（6）我国

也生产了机器人，在我国西南原子反应堆上，机器人用那灵活的手，在人们无法接近的核辐射环境中，不知疲倦地处理着核燃料和核废物，工作得十分出色。（汤正华《机器人世界》）

这是一个自然段，包括有六个句子，可以切分为三个语言片段 1、2、3。1 由两个句子组成，是一个句群，介绍最大的机器人；2 由三个句子组成，也是一个句群，介绍最小的机器人；3 只有一个句子，介绍我国机器人生产和使用情况。1、2 介绍的情况涉及美国、日本，同 3 合在一起，我们可以把这个自然段的中心意思概括为：目前，世界上机器人的制造和使用情况。

从上面的用例中，我们看到，句群有如下特点：

（一）从构成成分看，句群是句子的组合，如用例二中的 1 是两个句子的组合，2 是三个句子的组合；句群是大于句子的语法单位、表达单位。

句群是由句子组合而成的。既是“组合”，就至少必需有两个成分，否则就谈不上组合。因此，在语言运用中，至少必需是由两个句子组合而成的语流单位，才能叫做句群。在用例二中，3 只有一个句子，不能叫做句群。在句群问题讨论中，大多数人都同意句群构成成分的下限至少要有两个句子，上限呢？看法就很不一致了。我们赞同句群一般应小于段落，所以，对于用例二，我们依据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法分析总原则，把它切分为三个语言片段。但是，如果换一种看法，即认为句群经常和段落重合，是与段落相当的语言单位，那么，用例二就可能被看作一个包括有六个句子的四重句群，

它既是句群也是段落。这里涉及两个问题：一是句群和段落划界的问题，一是如何把一段语流恰当地切分为若干片段——句群或句子的问题。这些我们后面再讨论。

(二)从语义联系看,组合成句群的几个句子之间有紧密的逻辑联系,它们构成一个整体,共同表达一个相对完整而又较为复杂的意思。比如用例二中的 1 它由(1)、(2)两个句子组成,两个句子之间有解证关系;(1)说目前,最大的机器人是美国制造的,(2)用它有一次打捞一艘重 4 千吨的潜水艇时所显示的功能来证明它是最大的。(1)、(2)组合在一起,共同表达了一个中心思想:关于目前最大的机器人的情况。

从用例二的 1 中我们看到句群内的语义联系主要体现为共有一个明确的中心思想。可以认为,对于每一个句群来说,不管由多少个句子组成,都必需共同拥有一个中心思想;正是这个共有的中心思想维系着几个句子之间紧密的逻辑联系,使它们形成一个整体。此外,句群内的语义联系,也通过表现为语法意义的结构关系明确地显示出来,例如用例二中的 1,两个句子之间就有解证关系。

(三)从组合方式看,几个句子组合为一个句群,通常运用一定的组合方式。比如用例二中的 1,两个句子之间通过运用指代词语“它”连接。又比如 2 中的三个句子,(3)、(4)之间借助“最小的机器人”、“这种微型机器人”衔接,(4)和(5)之间也是通过运用指代词语“它”连接。上面说到的组合方式,运用的都是形式手段。有时候也运用意义手段,比如(3)、(4)两个句子的主语都是“机器人”,两个句子是话题相同,述题不同,这是运用话题同一起来衔接,可以说是一种意合手段。